



[英] 罗伯特·乔布森 著
王 宏 姚菊霞 季 宇 译

威廉的王妃

改变王室的爱情故事

WILLIAM'S PRINCESS

 上海遠東出版社

[英] 罗伯特·乔布森 著
王 宏 姚菊霞 季 宇 译

威廉的王妃

改变王室的爱情故事

WILLIAM'S
PRINCESS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廉的王妃: 改变王室的爱情故事/(英)乔布森;王宏,姚菊霞,季宇译.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80706-765-8

I. 威… II. ①乔…②王…③姚…④季… III. 威廉—生平事迹 IV. K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5965 号

William's Princess
Copyright © Robert Jobson 2006

The right of Robert Jobson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by h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ohn Blake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由 John Blake Publishing Ltd 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

图字: 09-2007-300 号

责任编辑: 张安平
封面设计: 李 廉
版式设计: 李如琬
责任制作: 李 昕

威廉的王妃 改变王室的爱情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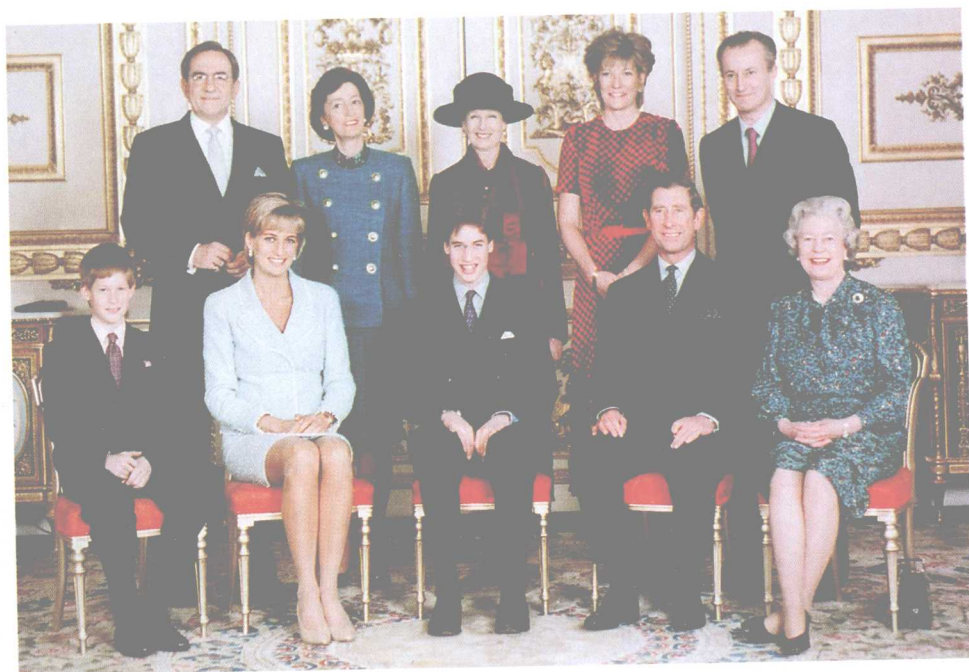
著者: [英]罗伯特·乔布森
译者: 王 宏 姚菊霞 季 宇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166 千字
印张: 12.75 插页 5
印数: 1—5100

ISBN 978-7-80706-765-8/K·85

定价: 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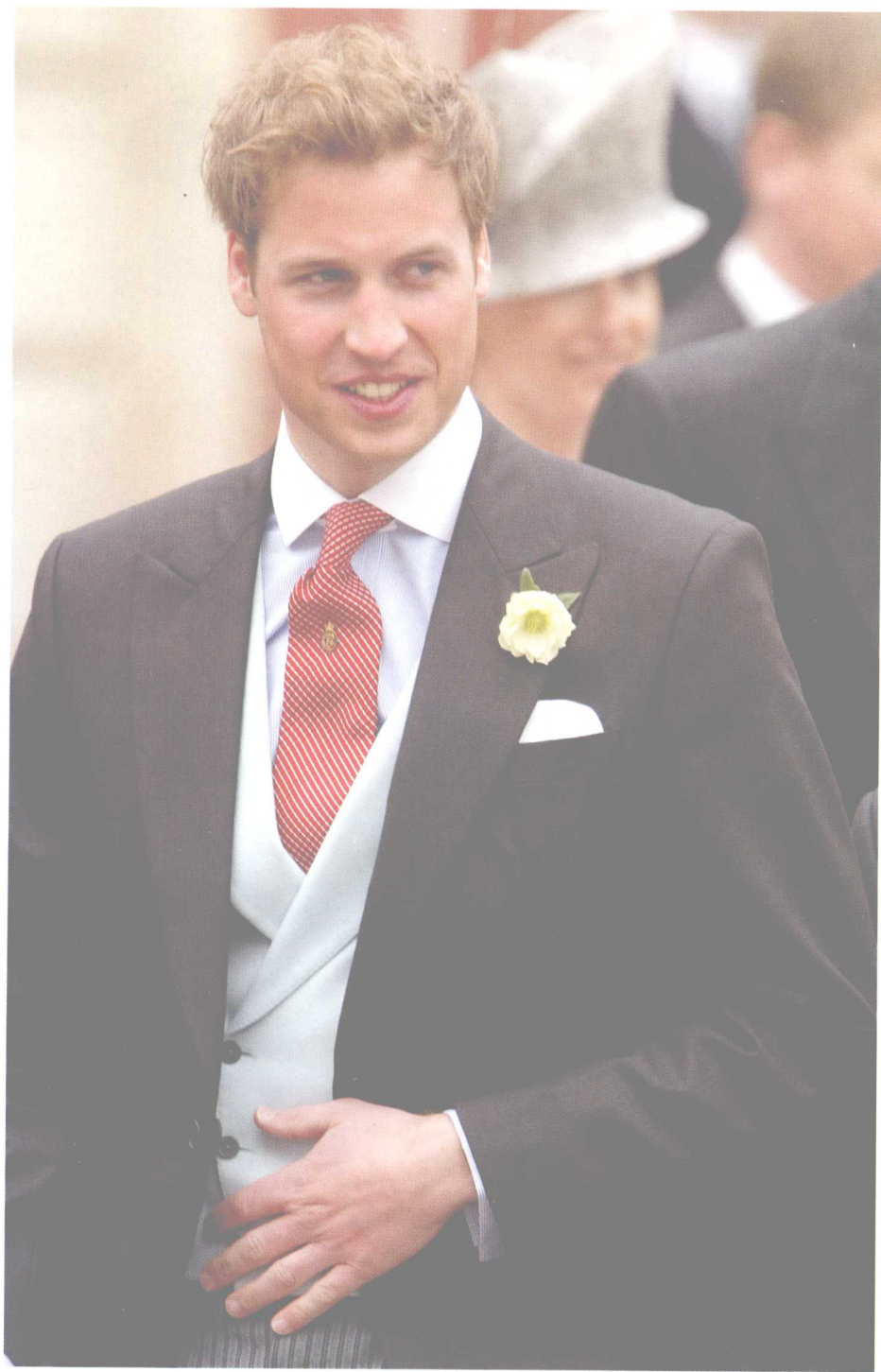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55



王室一家1997年出席威廉王子的坚信礼。



威廉王子、哈里王子、伊丽莎白女王、菲利普亲王等
2005年4月9日在查尔斯王储和卡米拉·帕克·鲍尔斯结婚日留影。



威廉王子在2005年4月。



凯特·米德尔顿在2006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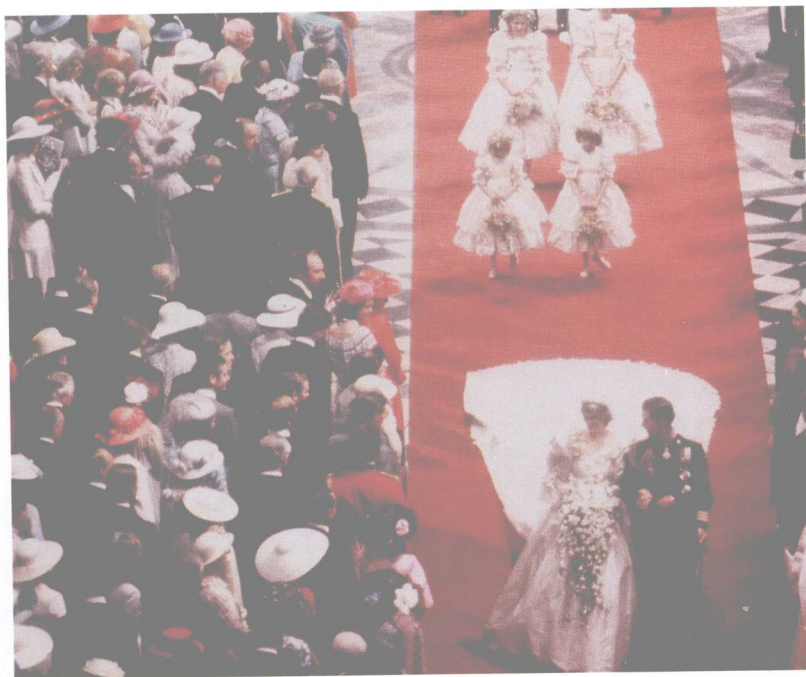
戴安娜王妃与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1991年10月在尼亚加拉瀑布。



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查尔斯王储、威廉王子2008年4月合影。

CAMILLA

卡米拉



卡米拉·帕克·鲍尔斯在查尔斯王储和戴安娜王妃1981年的婚礼上。



威廉王子、菲利普亲王、斯宾塞伯爵、哈里王子、查尔斯王储1997年出席戴安娜王妃的葬礼。



威廉王子与凯特·米德尔顿在切尔腾纳姆赛马会上
(这是他们被传在2007年3月13日分手前最后的合影)。



查尔斯王储与卡米拉·帕克·鲍尔斯摄于2005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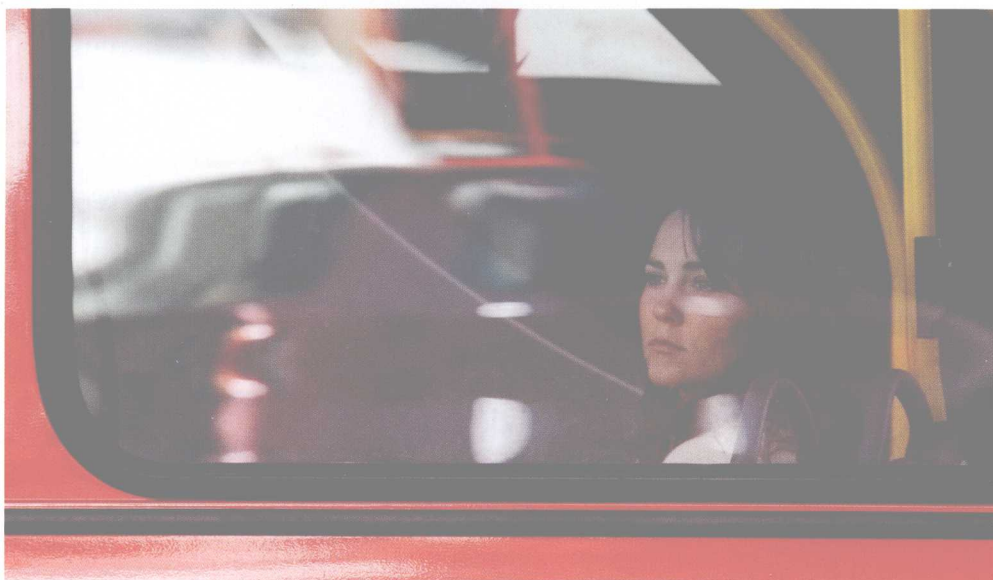
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摄于2007年8月。



凯特·米德尔顿与切尔西·戴维2006年7月合影。



凯特·米德尔顿与母亲于2005年11月。



凯特·米德尔顿2005年9月乘坐伦敦公交车赶赴求职面试。

序 言

我认为新闻工作的好坏最终是由它所报道的信息的质量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跟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相关的戏剧性事件或炫耀的本事来决定的。但是给人定性的高质量新闻是否是好新闻?

——鲍勃·伍德伍德

2005年2月9日,星期三,下午2点43分。

“快找个电话亭回我电话,快!”

无需多问,我便听出了对方的声音,从他的语气里我能感觉到事情的紧迫。电话那头令人心烦的嘟嘟声告诉我,对方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面。众所周知,即便是英国王室成员在用手机打私人电话时也曾被人录音,这样的事情在威尔士王储和戴安娜王妃身上都曾发生过,当时他们正在手机里毫无拘束地跟恋人通电话。随后而来的王室丑闻席卷各种小报头版,他们很痛苦,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联系人是个无可挑剔的内部线人,他才不会那么幼稚用手机与我联系呢。

他知道,无论对手是为情报局工作的“幽灵”还是做特别调查的记者,想要阻止他们窃听的唯一办法就是从有一个公用电话打到另一个公用电话,这绝对安全。

这是个凉爽的下午,我正坐在一辆黑色伦敦出租车后座上去一家新开张的高档酒店见一位老联系人,那儿是影星、作家、演员和有钱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打乱了我的计划。顷刻之间,所有的事都得暂缓了。当时,我已经到达繁忙的伦敦西区



中心——皮卡迪利大街。我让司机在他能看到的第一个公用电话亭停车。我知道现在分秒必争，我必须搞清楚我的联系人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可笑的是，我用的第一个公用电话竟然是坏的。在经过一番度日如年的寻找之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正常工作的公用电话。我听到的消息，让我大吃一惊。这消息太具有轰动效应了，是一生才会碰到一次的独家新闻，它能永远改变君主制度的面目。

菲利浦·格雷厄姆发行《华盛顿邮报》近20年了，他把新闻报道描述为“历史的初稿”。我消化着刚听到的消息，心里明白历史正在这个寒意料峭的伦敦午后悄然展开。

我的线人说话简短，直入主题：“三件事：女王周五会见首相。谈话主题是威尔士王储的婚礼。她已经同意王储与他女友结婚。他们4月8日在温莎堡完成此事。”

我潦草地在我的红色笔记本上记着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大新闻。这也是全世界的新闻广播媒体十五年来在报道有关英国第一家庭时所达到的最高潮。

如果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我曾经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英国王室一直竭力保护他们的私生活。那是他们的领土、他们的王国，他们发表着自己的公告。他们难以相信，王位继承人要再婚，而且新娘曾是他过去30年中大部分时间里的情人等等之类的新闻已经走漏了风声、不受王室的控制，跑到我的笔记本上了。这真是个爆炸性的新闻。

这样的新闻一经发布便会传遍整个世界。我现在只能希望自己能够守住这个独家新闻不让任何人知道。等待我的将是漫长的24小时。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我竟然很镇静，这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同一位线人曾经在六周之前告诉我，这场王室婚姻很有可能是真的。不过，那时候证据还不充分。

2004年12月14日，我曾在伦敦的《旗帜晚报》(一份有着179年

悠久历史的备受尊崇的报纸，以准确性和快速刷新信息闻名业界）上撰写了一篇报道，披露查尔斯王储相信自己可以毫无拘束地娶他多年的情人为妻。一些消息不灵通的专栏作家狂泻他们对此的不屑之情：他们也许只能获得二手甚至三手的信息，但是并不能阻止他们反驳我的新闻并发表所谓的高见。

当我跟我的好友兼顾问伊恩·沃克即《旗帜晚报》的副编辑和新闻业务主管谈论此事时，他正确指出，我们不能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再写一篇报道暗示一场即将到来的婚礼。不论我的线人多么确定他们已经作出了结婚的决定，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证据、更具体的信息，需要一个婚礼的日期。而现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拿到证据了。

这无疑是我职业生涯中获取的最大新闻。未来的国王将和他的老情人结婚，而且我知道这消息的时间比女王陛下正式通知首相还要早。这就是为什么该消息意义重大，也是为什么新闻工作是一种职业而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的原因。

我让出租车停了下来，然后打电话给伊恩。他是我在职业上遇到这种重大新闻时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人，当我还是《每日快报》记者时，我们就一起工作了很多年。在伦敦新闻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旦成快报人，终生是大忙人。”这句话用在这里再确切不过了。但是现在要让这条新闻上《旗帜晚报》的最后一版已经来不及了。另外，也有必要仔细地考虑透彻。伊恩会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也知道该如何去处理。

在好莱坞那些重点反映记者和报业的电影中，这些似乎总是显得很简单：那些焦急而缺乏自信的新闻记者零零星星地收集了一点资料、然后跑到公用电话亭把它们传出去。仅仅一会儿工夫，就把匆忙中组织起来的混乱语句写到了纸上，然后把这些文字以及标在头排足够引以为豪的他或她的名字一起送去印刷。又一条独家新闻安全出炉了，一切都进展得一帆风顺，而现实中这样的顺利是很少见的。



伊恩已经安排我在位于肯辛顿的《旗帜晚报》办公楼拐角处的一家酒吧见面。这位老练的记者到达时看上去很累。这是因为他一大早就带领一群肩负着完成当天新闻日程任务的记者，从清晨5点开始就在桌前工作了。

伊恩用他不动声色的幽默开玩笑说：“你在喝咖啡，我就知道有事了。发生了什么事？”

我小声慎重地把自己所知道的消息清楚地告诉伊恩。他的反应跟我一样：喜忧参半。我俩都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令人兴奋而又无比紧张的。如果我们把消息发给由前《金融时报》记者帕迪·哈维森领导的威尔士王储新闻小组的话，就等于给他们一个泄露我的独家新闻的好机会。这样的做法丝毫不值得考虑。

“我们必须保持镇静并坚持下去。”伊恩这样说道。

我同意他的说法。我的线人绝对可靠，我的直觉也告诉我消息是正确的。然而我们都深刻意识到，如果我们在如此重大的新闻上走得太靠前太离谱，而且官方又将此事批得一无是处，那将是一场灾难。

“如果消息是错误的，我俩都要遭殃。”我开玩笑说道，心里很清楚我们都必须为此承担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坐着静观其变，等着王储的新闻小组在克拉伦斯宫宣布消息，那么我俩又会受到来自业内人士的严厉批评。

我们下定决心了，伊恩和我走回了编辑部。主编维罗妮卡·沃德利正坐在后席上——这是报纸在制作期间的神经中枢。绘制版面、撰写标题和插排即时新闻都是在这里完成的。维罗妮卡的副手伊恩·麦格雷戈也在旁边，所以我们要求在主编办公室私下跟他们谈一谈。

我又一次清楚地说出了我得到的消息，并且重申我的线人值得信任。

维罗妮卡主编，这位英国联合报业集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主

编，专心地听着。她很放松，甚至连心情也很愉快，期待着能披露这条独家新闻。

“线人可靠吗？”她问道。

“可靠。”我回答说。

“你确定？”

“确定。”

“太好了。我们开始吧。”她斩钉截铁地下达命令。

她一点也不含糊，马上做出了决定。然而，即使我已经证实了自己在消息和线人两方面的信心，内心还是感觉紧张不安。那一丝疑虑由于伊恩·麦格雷戈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而加重。他铁青着脸问我：“那么你确定是4月8日而不是4月1日？”

这话应该是开玩笑的，但是却徒增了我的自我疑虑。我知道在我内心深处这个消息绝对不是精心设计的愚人节压轴戏，但是我必须仍然在心里努力保持镇静。

“如果我的线人中了别人的圈套用此信息来引蛇出洞的话，那该怎么办？”我一边走一边做着这样的假设，但是什么都没说。相反，我径直走向了伊恩·沃克的私人办公室，一间窄小又没有窗户的死气沉沉的屋子，坐在他的桌前接通了电脑终端机，开始写报道。在新闻界，按普利策奖的获得者埃伦·古德曼所说，首先得到消息与正确得到消息之间的那段时间总是会让人紧张不安的。随着这种感觉一点点地消失，我不停地敲打着键盘。

第二天早上，随着《旗帜晚报》的第一版送去印刷，伦敦的所有新闻布告栏上都宣布：“独家报道：查尔斯将与卡米拉结婚。”这是首次由一张报纸而不是白金汉宫来宣布一场王室婚礼即将举行。

这条新闻让克拉伦斯宫陷入了一场猝不及防的控制伤害战，让他们措手不及，这在随后的几周里越来越明显。报纸发布的新闻使克拉伦斯宫的官员深陷泥潭。他们死咬着自己安排这场特殊的王室婚礼时的出色表现，而这一点正暴露了他们的无能，如果不是，至少



也暴露了他们的纤弱。

婚姻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一场几乎不可能在教堂举行的婚礼让卡米拉成了温莎堡第一位“在市政厅结婚的新娘”，在 2005 年早春，查尔斯王储的新闻小组几乎每天都在出纰漏，不是明显的疏忽、过失，就是判断错误。之后没过多久，婚礼计划被认为是“一场十足的王室混乱”而受到轻慢。

王室官员一面竭尽全力地整合这些混乱的安排，一面又不得不提出一个他们宁愿忽视的问题：“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对这场婚礼有什么看法？”尤其是威廉王子。

作为查尔斯的长子以及长相最像戴安娜的儿子，威廉实际上是两兄弟的发言人。他的祝福是最为重要的。官方的说法是两位王子都为父亲的幸福感到“高兴”。但是报道王室事件 15 年的工作经验让我知道对官方的言辞要警惕。果然，私下里与其说他们满心期待卡米拉成为他们的后妈，还不如说他们只是抱着一种被动接受的情绪。

但是直到 3 月底，也就是我首次披露结婚消息七周之后，我们才有机会亲自判断两位王子的反应。那是一次官方的新闻电话，当时威廉和哈里正在克洛斯特斯镇——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滑雪胜地与父亲一起度假。威廉回答他对这场婚礼的看法时说：“非常高兴，非常愉快，那肯定是很美好的一天！”

这次电话采访变得臭名昭著全是因为查尔斯王储的坏脾气和他极不友善的旁白，他称媒体为“你们这帮讨厌的家伙”。另外他还指名道姓地批评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尼古拉斯，这个可怜的家伙在查尔斯口中成了“糟糕的人”。查尔斯很得意，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喃喃自语的抱怨全被埋藏在他脚下雪地里的麦克风录了下来。他出尽了丑，但是这样的丑态似乎更像是他父亲菲利浦亲王的行为。那天他的丑态几乎盖过了其他一切事情的风头。新闻是从来不甘寂寞的，即使是在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婚礼前夜也不例外。那天威廉在公园里